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補紅樓夢  
第四十六回 眾金釵暖香塢會飲 群麗人紫菱淵看梅

話說襲人帶著兒女家人在紫檀堡居住，那時綠雲已十五歲，瑤華已十二歲了。卻有一班惡賊，打聽得他家自來富足，又欺他是婦女，並無男人在家，便從後門挖洞而入，竊去了首飾、衣服、銀錢等物將近有二三百金。其時花自芳已死，襲人便同了他嫂子到榮府裡去，求了寶釵。寶釵便教人傳了焙茗進來，吩咐他出去給襲人撕羅撕羅，一面報官緝獲。襲人因紫檀堡係在城外，況經了這一番偷竊，便不敢在那里居住，將家中所有的東西，收拾停當，一起搬到花自芳的女人——他嫂子那裡去同住，就在榮國府後邊，離府又近，有人照應，便將紫檀堡的房子租給人住了，又得了租錢。過了些時，襲人進榮府內，來到了怡紅院見了寶釵。寶釵問他，怎不帶孩子們來玩呢？襲人道：「我們嫂子有個女孩兒，今年也是十三四歲了。他們這會子都在那裡玩呢，所以就沒帶他們進來。」寶釵道：「你家綠雲那孩子倒很聰明，我前兒看他做的針線卻很好。我這裡有些活計，還打量要央他來做呢。」

襲人道：「太太有什麼東西，儘管教他來做就是了。說什麼呢，只怕他做的不好，還求太太教導他呢。」寶釵道：「他倒是樣樣都做的很好呢，本一他心裡聰明，比別的孩子不同些。」

襲人道：「頭裡我要教他進來伺候，太太又執意不肯。這會子，搬在我們嫂子那裡一塊兒同住，我們兩個寡婦，一個正經男人也沒有，家裡大小事情，都要托賴府裡照應。我是感激恩典，也沒什麼補報。太太既喜愛綠雲，又不肯教他當丫頭，這會子只求太太把綠雲給桂大爺收在房裡，早晚伺候。況且，桂大奶奶待人很好，就像那邊秋水姑娘，蘭大奶奶也很體惜疼愛的。我們這也算不得補報，只求太太們早晚教人照應照應，給外頭的人知道了，也不敢欺負，這就沾恩不盡了。」寶釵道：

「你頭裡說教他做丫頭的話，我都不肯麼。這會子，怎麼又說這話呢？不過一兩年之間，你揀個好人家，給他一夫一妻的過活去，再不然招個女婿來家，你也有了照應了。怎麼說出這句話來呢？」襲人道：「要說揀女婿，這會子要揀好的原有，只是他又不肯要我們這等人家的女孩，要是將就些的，我又不肯把女孩兒給他。我看他倒很歡喜府裡，當不得太太又疼愛他，不但是我感激，就是他也感激不盡的。太太要是不允，我就磕頭總要求賞收的。」說著，便跪下去。寶釵忙拉住道：「那有這個道理。」襲人便跪著不肯起來，道：「只求太太允了，我才起來呢。」寶釵道：「你快起來，我允就是了。」襲人便磕頭道：「我這裡先叩謝太太了。」說著，站了起來。

寶釵道：「這也要請老太太的示，還不知道老太太准不准呢？據我看到底使不得。」襲人道：「老太太自來是疼顧我的，要是不准，我磕頭去就是了。太太這會子就帶我去回老太太去。」

寶釵道：「等過一天，再回老太太去罷，那裡在乎這一時兒呢。」襲人道：「老太太准了，這事定規了，我就放了心了。」

請太太就領我走一趟去罷。」說著，便求了寶釵，回到王夫人上房裡面，把這話回了。王夫人先也不肯的，當不得襲人跑下磕頭，王夫人又自來喜愛襲人，見他如此，只得便應允了。

過了一天，襲人便帶了他女兒綠雲進來，從王夫人起，到處都磕了頭。從此綠雲便在桂芳屋裡，宛蓉也給秋芳待秋水的一般。況且，綠雲聰明乖巧，原足取憐，故此王夫人、寶釵等自來喜愛，又兼襲人感恩圖報，一片真心，與眾不同，便都格外看待。那襲人無事便常在府內出入。

這年八月初三日，乃是賈母百歲冥壽。薛姨媽、邢岫煙、湘雲、寶琴、李紋、李綺、探春、巧姐等俱來拜壽。頭一天，賈政率領子姪兒孫，邢、王二夫人率領大小人等，都到都城隍廟裡祭獻磕頭，回來家中懸起賈母影像，面前羅列供獻，香花繚繞，錦繡繽紛。這日，兩班合演《安天會》的整本，托塔天王帶領哪吒三太子、二郎神、巨靈神、九曜、二十八宿、六丁六甲、天神天將共有一百多人上場，熱鬧非凡，都贊好戲。到了晚上，賈母面前抬過炕桌放在當地，賞了八十串錢，其餘各親友內外共賞了二百多串錢。席散之後，薛姨媽等都到王夫人上房裡來。湘雲道：「記得頭裡老祖太太八十歲的時候，聽了五六天戲，總沒有今兒的戲熱鬧。」探春道：「本來今兒是兩班兩演，故此人多，兼之行頭豔麗，裝束精奇，怎麼不格外的顯熱鬧呢！」當下薛姨媽、岫煙、邢夫人、尤氏等俱各回去了。

湘雲、寶琴等在園子裡分在李紈、寶釵兩處住了一夜，次日也便都回家去了。

再說湘蓮，寶玉二人回到芙蓉城內，說起月下回家，在凸碧山莊聽唱的話來，大家都問：「是些什麼人唱呢？」寶玉道：

「先是我們環三弟婦馬氏先唱，接著就是我們媳婦薛宛蓉唱，最好是蘭大姪兒的女孩兒綠綺唱的是《醉打山門》裡頭大花面的曲子，才有趣兒呢！」鳳姐道：「他們這會子，一個個的倒都會唱的了，比頭裡的人還興頭些，更外熱鬧的了不得了。可還有誰唱呢？」寶玉道：「後來是平姐姐的女孩兒月英唱了，我聽他唱的實在好，忍不住就說了一聲『很好！我可唱不上來』。這一聲就驚動了他們，出來探望。平姐姐他早聽出是我的聲音來了，我那月英姪女兒，他還說的好，說：『寶二叔他又說人唱的好，他又不肯給人見見他，我們這裡好些人都沒見過他呢。』」

鳳姐笑道：「他既這麼說，你就該下去瞧瞧他們去才是的，又怕什麼呢？」寶玉笑道：「我和柳二哥步月，偶然到了那裡，忍不住說了一聲好，還懊悔的了不得，怕做了惑世誣民呢！怎麼還下去見他們麼？」林黛玉道：「二哥哥，你就不知道丁令威化鶴歸來的故事麼？別要說淪海桑田，就這十幾年的工夫，人事已變更的了不得了，現在舅母家裡已是認得的人少，沒見過的人多了。」迎春道：「我們來得早的，沒見過的人多是不消說的了。只有四妹妹他來的遲些，又比我們多看見好些後來的人。」

鳳姐道：「明年八月初三，是老太太一百歲冥壽。我們也該早些議定，是那些人去呢？」鴛鴦道：「是人都要去呢，也只好酌量著留幾個人在這裡辦事罷了。」鳳姐道：「妙師父、甄妹妹、尤三妹妹、瑞珠、晴雯、金釧、紫鵝姑娘這七個人，都請留在這裡不去。我和林妹妹、二妹妹、四妹妹、尤二妹妹、蓉大奶奶、鴛鴦姐姐也是七個人，恰分一半人去就是了。」香菱道：「我頭裡就說要去，都還沒去過呢！明兒我是也要去給老太太磕頭去的。」尤三姐道：「你不用忙，等他們明兒去了回來，咱們兩個消消停停的一同再去補祝就是了。」

於是，到了次年八月初一日，鳳姐等回了元妃，元妃另備了壽禮，吩咐鴛鴦帶。七人一同出了芙蓉城，半雲半霧，兩個時辰，早到了都城隍府內。見了賈母、賈夫人，並拜見了林如海、賈珠等，請過夏金桂、張金哥、智能來，大家相會。秦鍾也上來請安，與他姐姐說話，可卿晚夕便在秦鍾屋裡住了。

黛玉在賈夫人上房住了，鳳姐、尤二姐、迎春、惜春、鴛鴦五人便在賈母上房住了。

到了次日，初二日，只見賈政與邢、王二夫人率領合家男女大小人等，都來供獻磕頭。鳳姐便一一問明了賈母，等他們去了，說道：「我們媳婦梅家的姑娘人品也還去得，我們媳婦甄家的姑娘也好，總不及我們姪媳婦薛家的姑娘模樣兒嬌媚呢。你們看著怎麼樣？」鴛鴦道：「這薛家的姑娘倒不像他姑媽——我們寶二姑奶的模樣兒，倒很有些像林姑娘的模樣兒呢！」黛玉道：「我看這環三奶奶的模樣兒，倒很有些像彩雲的樣兒。」鳳姐道：「一點兒不錯，我也是這麼說呢。這兩個三奶奶的人品兒，都沒十分了不得的去處。倒是小蘭大奶奶他們小妯娌的人品兒好了。」這日下晚，湘蓮、寶玉二人也到了，就在賈珠那裡住了。

次日初三一早，賈夫人與鳳姐等挨次拜壽，外面是林如海、賈珠、湘蓮、寶玉、馮淵、崔子虛、秦鍾等上來磕頭拜祝，先吃了壽麵，都請到花園裡聽戲。這裡並無外客，便請賈母正中坐了，林如海、賈珠、湘蓮、寶玉、馮淵、崔子虛、秦鍾及賈夫人、鳳姐、迎春、惜春、黛玉、尤二姐、鴛鴦、可卿、金桂、金哥、智能分男東女西在兩邊相陪坐了。原來是一班弋陽腔，唱的是《大香山》整本，唱到觀音游十殿，上刀山，下油鍋，鑼鼓喧天。賈母嫌鬧的慌，便搖手叫快剪了鑼鼓罷，於是，登時煞鑼下場。班子裡小旦又上來請賞戲，賈母便點了《鄉里親家母》、《四老爺打面缸》、《劉二姐趕會》、《王小二過年》，聽的人人發笑。賈母大

喜，賞了五十串錢，盡歡而散。次日，湘蓮、寶玉便先回去了。鳳姐等又住了數日，賈母留著過了中秋，方才一起回芙蓉城去，暫且不題。

卻說這年又逢科場，賈杜若帶了賈祥與薛孝、薛順、梅春林、周安、周瑞一起同去下場，三場已畢，大家回來，各抄出文章與賈環、桂芳等觀看。瞬息發榜之期，先是人報梅春林中了第十八名舉人，薛順中了第三十六名舉人，接著是周安中了第六十名舉人，周瑞中了第六十三名舉人，賈杜若中了第七十五名舉人，薛孝中了第九十九名舉人，賈祥中了第一百三十八名舉人。次日，赴了鹿鳴宴，便各自回去。到了十月裡頭，杜若便迎娶了甄素雲過門。又過了一月，到了十一月裡便是甄芝迎娶了周照乘過門。接連三月，各家喜事，往來甚是熱鬧。

到了十二月初間，王夫人又要作「消寒會」，便請了薛姨媽、岫煙、湘雲、探春、巧姐等諸人來家。這日到了日午，方才陸續來齊，吩咐明日作「消寒會」，將酒席一切早為預備停當。到了次日，在暖香塢圍爐會集，各處用大銅火盆滿籠了火。

那火盆周圍，一轉擺下椅子，大家俱向火圍坐。每人座右各放一張小幾，也有方的、也有圓的、也有梅花式的、也有海棠式的、也有方勝連環六方八方的，各樣不同。幾上各放一個雕漆葵花小茶食攢盒，裡面俱是杏仁、松子仁、核桃仁及各樣細巧茶食，額外一雙小牙箸，一個茶船，裡面一個小蓋盅。大家擁爐茶話，到了傍晚，撤去茶食，每人面前便是一個果菜小攢盒，另外一個鑲銀酒盅，一把流金走鳥自斟酒壺，一雙鑲金小牙箸。

到了上菜的時候，便撤去攢盒，另是一色的小洋碗。當下薛姨媽、邢夫人、王夫人、湘雲、岫煙、尤氏、巧姐、綠綺八人圍了一盆火在上。那底下便是探春、李紈、馬氏、胡氏、薛宛蓉、月英、秋水七人也圍了一盆火在左。那平兒、寶釵、秋芳、梅冠芳、甄素雲、明珠、綠雲七人也圍了一盆火在右。

原來杜若娶了甄素雲，住的是紫菱洲。梅冠芳住的是藕香榭。這藕香榭原連著暖香塢的，到了夏天便住藕香榭，到了冬天便移在暖香塢來，這暖香塢就是梅冠芳的屋子，探春道：「這暖香塢原合乎冬天住，所以暖而又香的惟有梅花，這是取個暗梅的意思。這會子小蕙大奶奶住在裡頭，他他姓梅又名冠芳，可不是梅花麼？這暖香塢的主人真是名稱其實的了。」

平兒道：「頭裡老祖太太也喜歡的暖香塢暖和，那會子作『消寒會』都是下雪的日子多，今年怎麼都沒很見下雪麼？」

探春道：「頭裡不但下雪，並且詠雪作詩，詠雪聯句呢！這會子，又沒有雪又不作詩，不如過會子喝酒的時候，行個雪字酒令罷。」李紈道：「也好，不拘詩詞以及書上成語，只要有個『雪』字的，說出來就是了，說不上來的罰一杯，這也還容易。

說著，早撤過了茶攢盒，換上酒器。

於是，先從薛姨媽說起，薛姨媽道：「我自來不知道這些酒令，教我怎麼說呢？」探春道：「不拘詩詞成語，只要有個『雪』字就是了。」薛姨媽飲了門杯道：「我就說個『豐年好大雪』罷。」探春笑道：「『珍珠如土，金如鐵』，姨媽是從自己家裡說起的。」下家便是邢夫人，說道：「踏雪尋梅。」

王夫人接著飲了門杯，道：「石城霽雪。」探春道：「這是南京家鄉的景致，可惜我們長了這麼大，都沒有到過，空知道這個名兒。」下家便是湘雲，說道：「一枝春雪凍梅花。」大家說：「好！」下家挨著岫煙，飲了門杯道：「獨釣寒江雪。」

接著，便是尤氏說道：「鵝毛雪。」湘雲道：「這也算不得什麼成語，該罰一杯呢。」尤氏道：「雪像鵝毛片，難道沒有這句話麼？」探春道：「雖有這句話，卻算不得成語，本該罰一杯才是。姑念素不知書，權且將就了罷。」下該巧姐，便說道：「飛雪初停酒未消。」接著，綠綺也飲了門杯道：「風雪夜歸人。」

底下便先輪著左邊，該探春說道：「殘雪壓枝猶有菊。」

下該李紈，飲了門杯道：「踏雪沽來酒倍香。」接著便該馬氏，說道：「梅雪爭春未肯降。」下該胡氏，飲了門杯說道：「佳人雪藕絲。」湘雲道：「這個『雪』字算不得，是個假的，罰一杯，也不用重說了。」於是，胡氏罰了一杯。下該薛宛蓉，飲了門杯道：「梅瘦雪添肥。」接著便是月英說道：「雪滿山中高士臥。」下該秋水，飲了門杯道：「步自雪堂。」

底下便又輪著右邊，該平兒說道：「雪花兒飄飄。」探春笑道：「這也算不得詩詞，又不是成語，要罰一杯。」平兒笑道：「雪花兒飄飄，飄了三尺三寸高，難道沒有這一句麼？探春道：「縱有，也是山腔野調，算不得的。罰一杯，不用重說就是了。」於是，平兒罰了一杯，下該寶釵說道：「梨花白雪香。」接著秋芳飲了門杯，說道：「亂山殘雪夜。」下該梅冠芳，說道：「巴蜀雪消春水來。」下家甄素雲飲了門杯，說道：

「惟解漫天作雪飛。」接著，便該明珠，說道：「梅須遜雪三分白。」下該綠雲，飲了門杯說道：「雪卻輸梅一段香。」探春笑道：「這句省力，有了上句，就自然有這下句了。」於是令完。平兒道：「我們不認得字的，怎麼知道行什麼令呢？可不是生拿著我們瞎鬧麼！」說著，大家都笑了。

薛姨媽道：「這裡有這些火，又喝了幾杯酒，倒很暖和，咱們散坐坐罷。」於是，大家站起身來，都到後面梅冠芳屋裡去坐了。伺候的丫頭捧上茶來，探春道：「這裡離紫菱洲不遠，咱們再到杜大奶奶新屋子裡去坐坐，回來就好吃飯的。」薛姨媽道：「那邊只怕沒有這邊暖和罷。」李紈道：「那裡也和這裡一樣，夏天便住臨水的屋子十分涼快，冬天另有避風的地方，也給這裡差不多兒。」甄素雲站起來道：「姨奶奶、姑媽們不嫌簡褻，便請過去坐坐。那裡有幾棵臘梅，才剛兒要開也還好看呢。」探春道：「這就很好，姨媽請過去逛逛去罷。」薛姨媽便與邢、王二夫人等一起到紫菱洲來。

藕香榭原離紫菱洲近，出了藕香榭轉過彎來，並不多遠早到了紫菱洲，走到素雲住的屋子，乃是小小三間，兩邊抄手游廊。廊下伺候的丫頭見了，便忙打起大紅猩猩氈繡花灰鼠暖簾。大家走進屋去，只見中間擺炕，兩邊一溜紫檀小寶座椅子，上搭灰鼠椅搭。薛姨媽與邢夫人便在炕上坐了，王夫人、岫煙、湘雲、探春、巧姐、尤氏、月英、綠綺在兩邊椅上坐了，其餘李紈、平兒、寶釵、馬氏等俱在兩邊房內分著坐了。四個丫頭捧上洋漆茶船，挨次送上茶來。

玻璃窗內望見外面庭中五六棵冰心臘梅，恰才初放，甚好看，屋內香氣撲鼻。探春道：「這臘梅並非梅之種類，這香卻比梅花還香些呢。」湘雲道：「臘梅原算梅中逸品，所謂黃梅，就是此種。從來詠此梅之詩甚少。臘梅須要接過，才能有冰心，那沒有接過的不是紅心，且花瓣尖小，名為狗蠅，既不可看，且又不香。所以這移花接木的法兒，倒是能奪造化之巧的呢。」岫煙道：「這冰心臘梅，根上發出來的，開花仍是紅心，只為沒有接過的緣故。

於是，大家坐了一會，暖香塢裡已經擺飯，丫頭們便上來回了。大家便仍回暖香塢裡來，吃了晚飯，嗽口喝茶，又坐了一會，便大家散了。過了一日，湘雲、岫煙等也各自回去了。

漸交年底，轉瞬新年。到了二月，薛孝便迎娶了陳淑蘭過門。這陳淑蘭便是李紈之女，乃李紈甥女。接著，便是梅春林迎娶賈月英過門。這梅春林乃寶琴之子，寶釵之甥。兩家唱戲請客，甚是熱鬧。接著，三月又值會試之期，薛孝、薛順、史遺、梅春林、周安、周瑞、賈蕙、賈杜若、賈祥便會同一起入場會試，三場已畢，大家把文章抄出，互相評論，並請教賈環、賈桂芳、甄芝等，都說：「文字清醇，盡皆有望。」

到了四月半間，又值周瑞迎娶綠綺過門。三天頭裡，早已押送過嫁妝過去。這日賀喜的親友盈門，榮禧堂上屏開孔雀，褥隱芙蓉，王公侯伯、六部九卿，貂蟬滿座。交到午正，周府花轎已到，先迎接周瑞進來拜見，一切禮儀行畢，便在榮禧堂上當中設下筵宴，真是食前方丈。讓周瑞坐了，八個家人雁翅侍立在後，其餘親友俱在兩邊相陪，坐定開戲。裡邊李紈、平兒、寶釵、馬氏、蔣氏等俱在秋芳屋裡幫著打扮綠綺梳妝穿戴。

因那邊擇的是酉時上轎，平兒等照料綠綺穿戴齊了，因叫拿過表來看時，才交申正一刻，便大家坐著閒話。不一時，裡面王夫人又打發人出來催問，教早些齊備，不要誤了時辰。平兒便到王夫人上房裡來，回覆說已經齊備，單候時辰的話。到了王夫人上房，只見邢夫人、尤氏、胡氏等俱在那裡坐著呢。

平兒上去，恰才把這語回明了王夫人，只見外面有人傳進話來，說：「恭喜老太太、太太們大喜，蕙大少爺中了第一百二十八名進士，報子來了。」邢夫人道：「好，今兒又是雙喜。」

「王夫人等大家俱各歡喜。不一刻又有人來報，薛順中了第一百二十名進士，梅春林中了第九十八名進士，周安中了第八十三名進士，俱有報子來了。」

接著，又有人來報，新姑爺周瑞中了第三十一名進士，報子也來了。外面戲上剪了鑼鼓，大家俱與周瑞賀喜，並與賈蕙賀喜。薛順、梅春林、周安亦俱在坐，大家互相賀喜。那王公侯伯等都說：「今兒這喜事，實在可喜，難得這般巧又聚在一塊兒，真可謂一段佳話了。」賈政道：「這都是托賴王爺、公爺們的洪福罷了。」說著，已交酉初，內裡才扶出綠綺上轎，這裡周瑞便告辭起身，鼓樂喧天，迎娶去了。

這了一日，大家同赴了恩榮宴。只有薛孝、史遺、賈杜若、賈祥沒中。到了五月，殿試以後，金殿傳臚：「周安是二甲第二十三名，周瑞是二甲第三十三名，薛順是二甲第四十三名，梅春林是三甲第三名，賈蕙是三甲第三十三名。朝考以後，周安、周瑞俱是翰林院庶吉士，薛順是戶部主事，梅春林是刑部主事，賈蕙是工部主事。要知後文怎麼樣，請觀下回就知道了。」